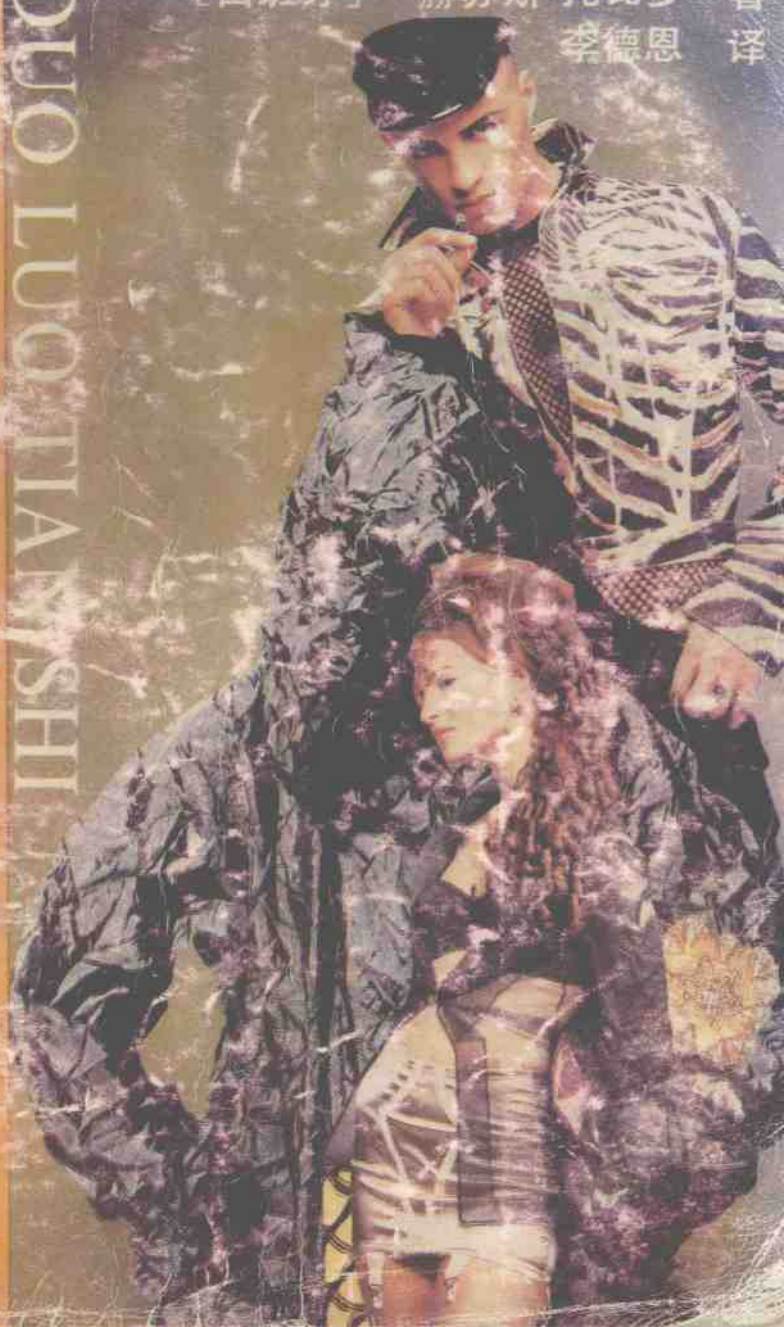


「西班牙」 赫苏斯·托瓦多 著
李德恩 译

堕落天使

DUO LUO TIAN SHI



DUO
LUO
TIAN
SHI

墮落天使



赫苏斯·托瓦多 著
李德恩 译

(桂)新登字03号

墮落天使

〔西〕 赫苏斯·托瓦瓦解多 著

李德恩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永福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3.5 插页2 字数290,000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0册

ISBN7—5407—1264—3/I·869

定价: 7.80元

译 本 序

李德恩

《堕落天使》原名《堕落》，是西班牙作家赫苏斯·托瓦多二十三岁时写的长篇小说，于1965年获得西班牙“阿尔法瓜拉”文学奖，并被译成法、德和匈牙利文。这部小说使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跻身于西班牙文坛，成为当今西班牙著名的年青作家。

《堕落天使》反映了西班牙战后出生的年青一代对现实的反思、探索和逆反心理，表现了他们在生活的追求和拼搏中出现的迷惘、苦闷和失落感。这部小说还描述了当今西班牙社会人情的淡薄、对人性的抑制，哲理性地阐述了对爱情、婚姻和家庭的独特见解，是一部再现西班牙当代青年生活的重要作品。由于作者创作这部小说时还是年轻人，能冷眼观察、躬身体验、亲身感受当代青年细腻的思想感情，因而写出了这部颇有影响的小说。

独裁者佛朗哥在西班牙的法西斯统治长达三十多年，扼杀了民主，剥夺了人的基本权利；西班牙天主教会的强大势力，束缚了人的思想，奴役了人的精神。直到1978年西班牙宣布实行国会君主制，教会才被排除出官方机构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，作者创作了这部名为《堕落》，实为对命运反抗

和对传统背叛的优秀小说，塑造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形象。小说主人公何塞·安东尼奥，一个即将成为超尘脱俗的年轻神父，在他对上帝无比的虔诚，对寝室中央的圣母像顶礼膜拜、五体投地的同时，在心头上渐渐地萌生了一种虚无、惘然的感觉：上帝高高在上，他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对上帝的爱只是一种空幻。他用心灵去感受，去体验，也无法品尝出其中的味来；父母的爱，来教堂参加宗教节日的女郎的钟情却是具体的，他能感觉得到的。父亲赠送的一支钢笔，他会浮想联翩；母亲的微笑，他会欣喜若狂；女郎飞来的眼神，他会神魂颠倒。象他这样一个朝气蓬勃、有着七情六欲的年轻人，却被禁锢在远离尘世的教堂里，这必然会引起他一种本能的反抗。生活的启示和性的觉醒使他对上帝的爱、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拜发生了动摇；在阴森可怕、死气沉沉的神殿外的大千世界，象一个五彩缤纷、变幻莫测的万花筒，充满了生机，这对涉世不深的未来神父无疑是有强大的吸引力的。他终于勇敢地脱去了教袍，冲出了教堂的樊篱，摆脱了教会的羁绊，走向了新的生活。

生活对他来说是严酷的、并非一帆风顺的，但也充满了戏剧性的色彩。首先，他认识到自身的价值、人的价值和独立意识，不再受到教会清规戒律的束缚，象飞出笼子的小鸟可以自在地生活。他身无分文，一贫如洗，却凭借着一位朋友的介绍信，只身来到首都马德里，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。后来，他又流落到法国、德国和瑞典，在生活的漩涡中挣扎、反抗，但命运之船并未载他到达理想的彼岸。

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种压抑感和孤独感，他们是被社会抛弃的群体。主人公何塞·安东尼奥和一群离开自己祖国的

青年麇集巴黎，他们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。白天，各自为生活奔波；夜晚，聚集在码头旁闲聊，唱歌，发泄心中的忧郁，警察也不时地前来“关照”。他们没有追求，没有理想，也没有生活的乐趣，过着萍飘异乡、天涯觅食的生活；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梦、一次误会，用酒精麻痹自己，醉生梦死。只有在畸形的社会才会出现许多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；只有病态的社会才产生病态的人。他们和嬉皮士、崩克一样被人们看作是西方“垮掉的一代”，但这种怪现象正是畸形、病态的社会衍生出来的。他们的为人处世处处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和对抗，这种不满和对抗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公开地流露出来，而且也反映在恋爱、婚姻、家庭和伦理上，在性爱上尤为突出（我们常常把这种性爱称为“性解放”）。小说中的男男女女为了一片面包、一间住房必须拚命地去干活，何塞·安东尼奥卖过报纸，送过货，什么都干，但还经常失业。他们是社会中的人，但社会并未给他们应有的物质保障。物质生活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；他们既然被社会抛弃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，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将不承担社会的责任，不受社会道德的约束；物质生活的贫困必定带来精神生活的贫乏，弥补精神上的空虚往往从性爱上表现出来。性爱无疑也给在世态炎凉的社会里挣扎的人们带来慰藉和友谊。此外，环境的压迫、精神的抑制促使他们从人的自然属性——人的感情去求得解脱、得到解放。他们在社会中能支配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感情、情感的力量，这是他们与畸形、病态的社会对立的手段，与既定的社会秩序相抗衡的一种方式。小说并未提倡“性解放”或杯水主义，却真实地反映了西方青年的现实和

他们的生活。

小说中有不少关于性的描写，但这种描写绝非是那种自然主义的渲染，追求感官的刺激。作家着重从人物的心理、环境的氛围、情节的发展顺理成章地写出男女间的性爱。在西方文学艺术作品中普遍存在着对性的描写，而《堕落天使》却写得恰如其分，既不露骨又不神秘。我们透过性描写的表层，可以领会到其深层的意蕴，从他们的喜悦中觉察到他们的悲哀，从他们的寻欢作乐中窥见他们辛酸的眼泪。

作者赫苏斯·托瓦多生于1943年，曾就读于马德里国立新闻学校，毕业后任过几家报刊的编辑。他曾遍游欧洲，1968年前往美洲，任巴西阿露格里港大学新闻教授，并在阿根廷、乌拉圭等国讲学。赫苏斯·托瓦多曾荣获西班牙多种文学奖，他的新闻评论和报导也多次获得奖赏。他的作品除了《堕落天使》外，还有《特殊教授》、《今天》、《鲸鱼》、《结仇》、《爱史》等。

译本序	李德恩	(1)
第一部		(1)
第二部		(149)
第三部		(329)

第一部

“上帝是人的孤独。”

——让·保罗·萨特^①

衬衣上端的钮扣，留下了两个圆圆的白色的孔，几根凌乱的细线把钮扣悬挂在衬衣上，让人看了很不舒服。何塞·安东尼奥·费尔南德斯倒挺喜欢让它耷拉着。所以，他下楼时，还惦记着这个钮扣，用冰凉的手指尖在衬衣上端挂着钮扣的那一丁点儿地方来回地抚摩，当他还触摸到那根紊乱的细线时，觉得神经都竖起来了。他单独一人在寝室里，站在镜前。他已经梳了两次头，还应该再梳一次，尽管还缺少一件修士、僧侣最好是教士的教袍外套。

不巧的是，还差几乎半小时才开始仪式，每人各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等待着，整理着需要整理的东西，神父教师曾对他们说利用这段时间，向上帝祈求力量，完成他们即将履行的使命。

“你们可以跪在耶稣受难像前默思，不用朗诵圣诗，也不必念玫瑰经；你们向主祈求力量，严肃地思考。这是关键的一步。给你们带来永远……终生幸福的一步，必须决定……”

^① 萨特(1905—1980)，法国哲学家、剧作家、小说家，法国存在主义的首倡者。

他象其他人那样独自一人，化更多的时间穿着打扮，尽量把自己装扮得高雅，要在钟声齐鸣时，鞋刷最后一下擦在他的黑皮鞋上。不过，他还有时间。他松开衬衣领子，记住它的商标，可总是把它忘了。“泰贝尔，荷兰合成纤维织物”某种高级的商标。他母亲刚在城里为他买了这件衬衣，由看门人送到他的手里。母亲总能记住他衣服的号码。他有一年没见到她了，多么渴望能拥抱她，他一经长大成人，将感激她在衣服一类事情上对他的一片深情。她和另外二十五位母亲一起，在下面等他，尽管他们新生中没有一个人是孤儿。

在衬衣里，父亲写下了一张纸条：“我买了一支高级派克金笔作为礼物，用它写了这一行字。”也许由于父亲的紧张，字写得娟细，有点儿潦草。何塞·安东尼奥开始用感激之情怀念他的父亲，然后想起了金笔，他要用这支笔为上帝的荣耀写出伟大的篇章，用想象撰写他的作品。他可以写一部神学的著作、有价值的著作，或者写一部为各色人等的训诫集，或者甚至是一部小说。要写出一部优秀的天主教小说还有距离、相去甚远。他为什么不能成为……，他将会坚定地那样做的，但不能小看神学的散文和经文，总之那是些举足轻重的文章。他不象那些新神文，似乎在竭力掩饰自己的身份，将签上修士何塞·安东尼奥·费尔南德斯的名字，还要加上与他的宗教团体相应的缩写词。

他一边整理衣冠，一边遐想着那部小说的情节，故事将沿着作者安排的广阔道路发展。他闭上眼睛，跪在基督受难像前，在每个寝室最显眼的地方都有一张基督受难像，还有一幅用胶带粘住的意大利画家绘制的漂亮的、胖乎乎的圣母像。他温柔地瞧着她，在她的名字下面可以读到他用一个星

期的时间写成的一首小诗和日期。

我在你神圣的手掌里，
把整个身心献给你，上帝！
让我爱的力量，
解脱你的磨难、
与日俱增的痛苦。

何塞·安东尼奥用那种贫乏的话言开始了对一个美好主题的构思。他曾经写过，但结果却有些虚假，他是知道的。不过，在一张小画像里是不会写出伟大作品来的。另一方面，他写的是一首自由诗，没有押韵，接受他的想象力的人将会感到受了骗，或许怀疑起他对宗教的使命来的。他曾写过苦难，在苦难中恰巧蕴育着伟大的思想。他闭上眼睛，浮想联翩，一股馨香的水流过他的太阳穴，但对基督来说，那是血、热的血、痛苦的血。那些苦难不归咎于犯罪的人，而是在于它产生的罪孽。他将致力于消灭罪孽，祈求上帝给他力量，让他的双臂能忍受把他人救出苦海的力量，克服在泥淖中踏步不前的力量……

何塞·安东尼奥走近镜子，仔细地瞧着那面凸镜映出的形象。现在，他穿戴得干干净净，这不仅仅在外表上，连衬衣的领子也不让人看见，只露出那么一点儿，雪白的衬衣全藏在里面，藏在里面的还有他的快乐。他一跃而坐在椅子上好象在为他的愉快而欢呼。然而，神父教师的训诫使他冷静下来，他重新跪在耶稣蒙难像前，决心严格地履行戒律。附近的钟声响了，它粗犷、恢宏、持续不断。

所有的大门同时打开，所有的新生迅捷地排成了两行。老师站在修道院的中央，他的目光傲岸、严峻，双手插在教袍里。老师似乎没有他们那么高兴。一年的共同生活后他们将要离去，留下的又是他孤单单的一个人，连朋友都没有，他只能在一无所知的新来的人面前，重复着同样的题目，讲着同样的经文。在他们中间，他将会遇上一些朋友，某个聪颖而敏感的孩子，但不久，他们将与前者和来者一样离开。在他的蓝色的眼睛里掩饰着某种悲痛，似乎难以忍受。

他用双手清脆地拍了一下，新生们由高到矮步入厅堂。他站在聚集者面前，对这种聚会抱着敌视的态度。他开门见山，不提任何要求，对他们说道：

“在你们把我完全忘掉以前，我要给你们一些最后的忠告。还差一刻钟，修道院长就要和你们进行一次谈话，我只和你们讲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。你们中有些人认为在你的脚下没有土地，认为山太高了，认为我们这样的生活是荒唐的，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。这种事对我们大家曾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，一线的希望与存在的问题纠缠在一起，通往上帝的路远比前往人间的路要困难得多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，忘掉存在于周围的事物，忘掉你们可能参与到这些事物中去。不久，你们将自己拿定主意忘掉过去，忘掉用你们的双手摘取光辉的未来。‘你们不要做人的奴隶’，如果你们有人不愿遵守誓言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世界是肮脏的，但也有快活的乐事。人间的生活可能是美好的。在你手扶耕犁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一切是否准备就绪。如果有人不愿意，就请走吧！你们的父母就在那儿，回去吧！至于其他人，上帝将赐福给他们……啊！你们去家人面前要谨言，在大街上要

慎行。现在，你们要抛弃世俗的家庭，因为你们属于另一个更伟大、更神圣的家庭。”

老师轻击一掌，新生们站起，凳子没有发出响声，慢慢地一屈膝，朝修道院走去。他们开始下楼，脚步声嗡嗡地响，千篇一律。何塞·安东尼奥是大个的新生，站在排头第二。他敏锐地想到了这个世界，他扪心自问为什么老师今天说他们将要离去，说在人间有乐事，他总是说着相互抵牾的话。为什么为留下的人向上帝祈求赐福，而把可能出走的人完全排除在外？何塞·安东尼奥刚要抚摩衬衣领子，他却住手了。当时他想，抚摩的情感是一种罪过，在脑子里祈求宽恕。

我们走吧！

修道院长与神父教师恰好相反，他胖胖的，满脸堆笑，戴着一付眼镜，讲话时，双手在胸前略微交叉，转动大姆指。在庄严的场合，他表现得怡然大方，在肃穆的场合，他知道如何显得庄重。当新生们在大祭台周围站成一个半圆时，他用一种威严的姿态走上台阶，炫耀地坐在一张宽大的红色沙发椅上，慢慢地划着十字，开始讲话。

在二十六名新生的后面有一个焦灼的人群，城里的人、善男信女、教堂的常客。新生们的家属中有农村里的人、城里的和军队的人、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、骄横的人和胆怯的人、默默地啜泣的女人和肆无忌惮地痛哭的女人、庄重和严肃

的年青人，还有小孩。

人们只看见他们纹丝不动的后背、低垂的头颅，在每个脑袋上留下了一个母亲的眼睛，一个好奇的女人的眼睛，一个来这儿忏悔偶遇这种不同寻常的仪式的男子的眼睛。但人们能望见的是他们的颈脖，只有修道院长能够说谁在痛哭流涕，谁激动不已，谁心猿意马。不过，注意新生之类的事情是神父教师分内的事，而修道院长只管侃侃而谈，目光并不落在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。他装腔的尖利声伴着头和手的姿势，显得轻松、慈祥。

突然，他把话打住，环顾四周，使所有的人惊愕莫名。教堂司事把一本黑封面的书递到他的手里，非常虔诚和恭敬地退了下来。修道院长再次向四周扫视，做了一个手势，似乎向人们示意“我们走吧！”他坐着，等待着消失在人群中的目光。他无动于衷，呆若木鸡，冷漠无情。

大个儿的新生向他走来，在他的脚前跪下，高声念诵拉丁经文，羞涩而无措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接着第二个人，然后第三个人，第四人是修士何塞·安东尼奥·费尔南德斯。他向上帝发誓，三年内遵循神贫、贞洁、听命三愿，祈求上帝、圣母和圣帕特罗诺为他的证人与庇护人，但他笨拙地弄错了。当他快结束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：男人、女人、修士和孩子们都看到了他的耳根都红了。何塞·安东尼奥回到他的位置，接着第五个人、第六个人、第七个人分别走到修道院长的跟前。

二十六名新生念完发神贫、贞洁、听命三愿的拉丁经文后，四名大个儿的新生虔诚地把法蒂玛圣母像扛在肩上。在教堂里，在人们“瞧那张画！”的喊叫声、歌声、孩子们的

哭声和一个面包大师在大街上对他的马的骂声中游行。

新生们又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。何塞·安东尼奥暗暗地抚摩着他的肩。因为画像太重，何况又为她放上鲜花、彩灯，新添上一件大袍。修道院长起身，轻击一掌，施礼，向圣器室走去。

那是什么？一句祷文。

那天，整个城市沉浸在节日之中，它更象中世纪田园式的城市、基督徒的城市了。二十六个兴高采烈、穿着具有宗教色彩的节日盛装的人群缓缓地走着，他们回过头，注视着停在马路上为数不多的车辆。对于那种事，居民们已习以为常了，要辨别他们中漂亮的和丑陋的、穿精致教袍的和滥褻教袍的不用多费功夫。就在一年里，他们成百地出去看牙医，星期四散步，每月第一个星期日进行宗教游行。他们长得如此的相似，以致于城里的人信誓旦旦地说修道院里不是二十六名新生，而是有三百名。

现在，他们有了专业，将开始学习困难的哲学三段论法，象其他的修士一样有了誓愿。人们不会瞧他们一眼，除了一些年青的姑娘、年老的妇女和等待顾客的出租汽车司机。

眼睛凝视着街道的修士、哭泣的母亲和左右为难的家庭其他成员组成的人群向模糊不清、迷宫般的城市流动。何塞·安东尼奥修士的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：